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1, 2026, pp.95-104.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8>



## 从世界对话到本土书写——台湾省海洋文学再观察

刘 爽 (Liu Shuang) 金智贤 (Jin Zhixian)

**摘要:** 台湾省海洋文学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历史语境, 形成了兼具“世界性”与“本土性”的特征, 海洋书写实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海洋叙事的文化基因, 又吸纳了西方海洋文学的现代性元素, 更在本土历史经验的观照下, 建构出多元共生的身份认同范式, 为跨文化语境下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东方样本。本文以后殖民理论观点, 聚焦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地方性写作, 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背景下台湾省作家的海洋叙事, 探讨其如何在东亚海洋文化脉络与全球海洋话语体系中确认自身文学身份及族群身份。

**关键词:** 台湾省海洋文学; 世界性对话; 本土创作; 人海关系

**作者简介:** 刘爽 (通讯作者),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 西班牙文学、海洋文学与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电子邮箱: liushuang72@ouc.edu.cn。金智贤,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 15198801805@163.com。

**Title:** From World Dialogue to Local Writing: an Analysis on Taiwan's Marine Literature

**Abstract:**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aiwan has characterized its Marine Literature in three periods. The writing style not only inherits the cultural gen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ine narratives, but also incorporates modern elements from Western Literature. Under the reflection of local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t has constructed a diverse and coexisting model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that provides an important Eastern sample for marin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focuses on the local writing of Taiwan's marine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marine narratives of Taiwanese wri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explores how

they confirm their literary and ethnic identit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n marine culture and the global marine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Taiwan's marine literature; Global dialogue; Local creation; Human-ocean relationship

**Author Biographies:** Liu Shu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specializing in Spanish Literature, Mari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mail: liushuang72@ouc.edu.cn. Jin Zhixian, student of Master degree study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Major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15198801805@163.com.

台湾省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境遇，催生了台湾省海洋书写的文学实践和学理阐发。台湾省学者朱学恕是国内第一位明确提出“海洋文学”概念的学者，他认为海洋文学具有四大特征：“第一，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第二，内在的视听，思想的海洋；第三，灵智的觉醒，禅理的海洋；第四，真实的水性，体验的海洋。（陈思和 91）”回顾 20 世纪中叶以来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发展，从殖民记忆书写到本土文学身份建构，再到全球海洋共同体书写，台湾省海洋文学跨越三个阶段，形成独特的文学样貌。

段汉武认为，海洋文学是以“海洋为舞台或以海洋为客观叙述对象，也可以是描述人物航海行为为的，还有以海岛生活来探求海洋与人类自身相互关系的文学作品。（15）”20 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海洋在台湾省文学里通常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角色——空间场景和物质意象，前者如王拓的《望海巷》，后者如痖弦的《远洋感觉》。八十年代后期，作家东年发表《失踪的太平洋三号》，成为台湾省海洋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作品。在诗歌创作领域，朱学恕、汪启疆等少数诗人也尝试把海洋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九十年代台湾省海洋文学迎来重要突破，以廖鸿基和夏曼·蓝波安为代表的自然写作重视生态角度的客观描写，这一阶段台湾省海洋文学书写摒弃主观情感与浪漫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对原住民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困境的深切关注。

台湾省海洋文学自觉发声的时间节点，几乎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同步。1978 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开启了“后殖民”研究的先河。继之，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透过后殖民视角，厘清并修正了后现代与后殖民之间存在的矛盾。他强调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土著、移民以及族裔散居群体的文化差异，推动主流群体与非主流群体之间实现平等对话（赵一凡 201）。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揭示了边缘地区在西方话语霸权下的身份困境，而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混杂性”理论，为边缘文化的主体重新构建创造了可能性。后殖民研究视角为解读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多元特质提供了理论支撑，将台湾省海洋文学置于这一理论框架中考察，不难发现其书写实践始终在“世界性”与“本土性”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中国台湾省作家通过借鉴西方海洋文学的叙事技巧与思想资源，打破地域局限，参与全球海洋文化对话；另一方面作家们又扎根本土历史经验，挖掘台湾省特有的海洋文化基因，呈现具有辨识度的在地书写范式。

### 一、殖民记忆书写与台湾省海洋文学奠基

东亚海洋文学以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海洋叙事为代表，形成了以“家国情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海洋文学中的《山海经》《西游记》等作品构建了以“海洋神话”“航海探险”为主题的叙事传统。台湾省的“海洋文化”，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在地方层面的具体呈现。中原汉族“大河文明”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此种陆地文化讲究保守、稳定以及一整套规范秩序的模式；区别于“海洋文明”的开拓、冒险、竞争。但是从历史和地理的维度分析，拥有绵延海岸线及广阔海域的中华文化同样充满着“海洋文化”的因素（凌纯声 335）。

在远古时期，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极有可能是现今属于“南岛语族”的台湾省“原住民”的祖先。台湾省原住民作为南岛语族的一支，制船、捕鱼的生产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渗透着中华文化中的海洋元素，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通过“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发展模式，成为了具有丰富“海洋文化”的地区（赵英翹 27-37）。闽南、江浙同属于“以海为田”的富庶之地。十六世纪后闽南、粤东人民东渡来台带来了汉人的海洋文化。台湾省海峡先民移居来台的辛苦，由客家民谣《渡台悲歌》等作品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台湾省岛面积虽然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但是全岛的海岸线却长达一千多公里。海洋与台湾省岛在诸多方面存在紧密联系。历史上，俞大猷、施世纶等将领开启了“海战诗”的创作先河；施琅、蓝鼎元通过诗文对台湾省在中国东南海疆的战略拱卫地位进行了深入思考（俞健等 110-124）。此外，刘家谋、蔡廷兰等众多台湾省文人创作了大量描绘海上见闻以及海岛景观民俗的诗文。作为地理空间的台湾省岛屿既是物理空间，又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心理空间。

十七世纪荷兰殖民统治的三十八年将台湾省的海洋文学镌刻进航海日志和贸易帐簿的夹缝之中。1895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在现代性改造的基础上，深刻地形塑了台湾省海洋文学。海洋成为殖民压迫与民族抗争的象征空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台湾省本土作家开始崛起，杨逵、龙瑛宗、赖和等作家虽则作品更多关注殖民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但是作品中已经出现作为背景或象征的海洋意象用于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母国想象的蔚蓝色出口。海洋书写的双生两面既承载着殖民统治的暴力记忆，又寄托着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赖和（1894-1943）被尊称为“台湾省的鲁迅”，经历辛亥革命的成长背景使其汉诗写作充满着沉重的悲痛与反抗的呼声。作品《一杆“秤仔”》中的日本殖民者跨海而来，作为海岛的台湾省被殖民的命运与海洋紧密相关。主人公卖菜农民秦得参承受着殖民统治的层层盘剥。他因得罪日本警察而被折断秤仔，为了省钱宁愿去坐牢，妻子为保释他花钱打点。但是，秦得参经历这一系列变故后，感觉自己吃苦耐劳、勤勉过活是毫无希望的，生无可恋的他遂杀死警察后自杀。作品中的人民，土地被剥夺，传统制糖业被压榨，只能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作为潜在出路的海洋在小说中完全“缺席”，这种书写方式正隐喻了殖民统治下底层民众物质上的赤贫以及生存空间、未来可能性被全然封锁的绝望处境。正如赖和在《归去来》中所描绘的“冥蒙秽毒神所弃，复为摈之东亚东。四顾茫茫孤岛峙，昂头无隙见苍穹。扰扰中原方失鹿，未能一骑共驰逐。（48）”孤岛悲凉，环顾四方也只是茫茫无际的海水。台湾省因祖国的衰败而被迫割让，作家赖和纵然“迴天有志”，也终因无处施展而“填海无功”，只能声声哀怨。海洋作为底层民众反抗殖民压迫的背景，映照出海岛上个体的命运；展现出殖民语境下个体身份的漂泊与抗争。虽则这一时期的海洋书写受到日本殖

民文化的影响，但始终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作家们以海洋为媒介，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相连，在殖民话语的夹缝中完成了对民族身份的初步确认，为后续台湾省海洋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后，台湾省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期，海洋成为经济繁荣与本土意识觉醒的象征。这一时期的海洋文学以钟理和、陈映真等作家为代表，作品中的海洋从“殖民记忆空间”转变为“本土身份载体”。钟理和（1915-1960）《笠山农场》的故事发生在台湾省山区，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笠山脚下客家农村的农场生活，寄托着作家对世外桃源般的乡土生活的深深眷恋。“春已在这些树林中间，在凄黄的老叶间，又一度偷偷地刷上了油然的新绿，使得这些长在得天独厚的南天之下的树木，像懵然不知自然界中有循环交替的法则，蓬勃而倔强地又燃上了旺盛的生命之火。（49）”客家人被称为“东方吉普赛人”。钟理和作为客家籍作家，文中的客家族人物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诸如阿平、刘淑华血液里流淌着祖辈的迁徙历史及坚韧性格。笠山农场的开垦有着祖先渡海峡来台的集体记忆，咖啡作物也体现着日据时期的时代背景。海洋在小说中作为后景着墨不多，但是隐含着封闭的台湾省山村早已通过出口农作物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小说中，赵丙基问张永祥：“你喝过，永祥？”“没有！”张永祥羞愧地摇摇头。“我也是听他们说的。他们说外国人全喝这个。”“哦！那么我们是给外国人种的喽！”“管它是给谁种的，只要有利益，叫我做什么都行。（70）”

山间农场的文化风貌、经济收入、悲欢离合与时代变迁、与族群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此同时，陈映真《将军族》的故事发生在海的边界——“三角埔”。替人家婚丧吹打奏乐的康乐队里的一对小人物，他们没名没姓。三角脸是来自大陆的退伍士兵，小瘦丫头儿是被卖身为娼的台湾省少女，他们出身、年龄、经历虽不相同但是饱经沧桑、倍受凌辱的共同命运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二人在困境中相濡以沫却始终摆脱不了被欺凌的境遇最后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作品以海洋为背景，反复出现的日本童谣《我生在海边的小村子里》将海洋与故乡（大陆）、漂泊身份紧紧联系，探讨了战后台湾省民众的身份困惑与精神迷失，折射出本土意识的觉醒。

从远古海洋生计、历代海疆书写到先民渡台悲歌，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荷据与日据时期，海洋成为殖民压迫与民族抗争的象征，以赖和为代表的文人以笔为戈，在苦难书写中坚守中华文化根脉。战后，海洋意象从殖民记忆转向本土认同，钟理和、陈映真等作家将山海岁月、族群迁徙与时代命运熔于一炉，勾勒出台湾省海洋文学从苦难抗争到身份建构的完整脉络。

## 二、本土文学身份建构与台湾省海洋文学转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台湾省地区社会发展模式开始从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革，朝着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迈进。现代性的来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风险景象”，台湾省的部分有识之士通过创作来进行反思。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的弊端展开审视与批判。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在最基本的形式上可看作“工业文明的简称”。这表明，现代性的内在属性通过工业化发展进程以物质形式得以具体体现。实际上，工业文明是人类运用理性和科技征服、掠夺自然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但这却呈现出“一幅令人大失所望的讽刺画面”（马克思 282）。

台湾省作家杨渡在《百年转型》里提到，台湾省在工业化进程中存在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一

是乡村走向败落，二是环境遭到破坏。乡村的败落让人们失去了诗意栖居的想象基础，使人如同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而环境的破坏则导致人类生存环境被污染，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台湾省海洋文学对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生态灾难予以强烈批判，用富有诗意的想象笔触描绘出海洋遭受污染破坏的凄惨场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深刻地指出，在现代性的主宰之下，人类必然会面临“无家可归”的威胁。由于“天地神的本已存在以及所有非人的他者的本已存在都被剥夺了”。一个天地隐匿、诸神逃离、万物被掠夺的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一个地基被毁的深渊，悬于深渊中的“现代人”是“无家可归者”（余虹 1）。因此海洋环境需要尊重、敬畏意识的复归。

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以及“21 世纪是海洋世纪”的大背景下，“海洋文化”议题愈发凸显。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迅猛推进，海洋逐渐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重要纽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台湾省海洋文学以夏曼·蓝波安等作家为典型代表。作品中的海洋从“本土身份空间”转变为“全球对话场域”。

人作为主体的感知状态与海洋空间提供的密集信息总是紧密有关。台湾省作为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汉族、达悟族、布农族等多个族群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夏曼·蓝波安的作品以达悟族的海洋文化为核心。其创作的《冷海情深》聚焦于达悟族海洋文化。讲述作者返回故乡小岛兰屿后，重新反思、理解达悟族传统海洋生活。作品中达悟族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从海洋和森林获取食物。原始的自然环境具有“万物有灵、敬畏恶灵”的原始信仰。正如作者所写“黑色翅膀的飞鱼传说中的那位跟飞鱼沟通的老人、大船的意义、小船的价值，还有无时无刻不听海涛声的雅美人（达悟族），还有那不可被主宰的海洋，就像沸腾的水在脑海里燃烧着我的思维。（夏曼·蓝波安 78）”面对神秘的自然现象，达悟族在一切生物身上见到“灵魂”“精灵”和“意象”。并把这些意象投射到外在的环境，产生了对精灵之类的信念，并随之形成了相应的崇拜活动和祭祀活动，这也是达悟族“巫魅”盛行的原因（韩升等 47）。

夏曼·蓝波安少年时代离开岛屿求学，十几年过去，他再次回到兰屿。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他，对祖辈所信奉的恶灵信仰十分困惑。现代化的进程使得部落里许多年轻人也不再遵循飞鱼祭的禁忌，这无疑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然而，当他潜入水中射鱼，重新投身到达悟族传统生产活动中时，他逐渐理解了父辈的泛灵论信仰，实现了“复魅”。在《冷海情深》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他写道：“月悬挂在族人幻想的宇宙间，我的父亲们不曾企图用文字记载族人的历史，他们只有在脑海里雕刻所见所闻的事物。他们都是七旬以上的老人，但他们的思路清晰得令我心服口服。我唯一的途径就是努力创作，才能记录有海洋气味的作品，我如是勉励自己。（79）”达悟族的原始信仰在科技发展高度繁荣的现代社会无疑会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马克思·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任剑涛 134）。现代文明对达悟族的泛灵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认同并记录族群的生活和历史的夏曼·蓝波安对于海洋的书写也就带着着知识分子文化寻根的意图。

与此同时，以夏曼·蓝波安为代表的作家们既坚守着本土海洋文化的独特性，又吸纳着全球海洋文学的先进理念，在跨文化交流中完成了对身份的建构，使台湾省海洋文学真正走向世界并折射出海洋在现代性议题中所带来的问题。在现代性所催生的众多二元对立关系里，西方与异域呈现出的撕裂式对立，是凸显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关键途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人将自身的价值观与实践活动视作现代性的普遍特质，并借助对全球的奴役与殖民化行径，持续为这一观点提供佐证。（50）”萨义德构建的后殖民理论框架中，着重探讨了被殖民者在特

定历史情境下所不得不承受的种族歧视现象及其背后的复杂机制；仿佛诸多少数民族被殖民化与被种族歧视的族群伤痛。

夏曼·蓝波安自称所写海洋文学为殖民地文学。他创作海洋文学的契机，是希望以海水为笔墨，将达悟族这个海洋民族的南岛文化让国际世界看见。“因为我以达悟族语思索，翻译成汉字来创作，同时我的精神，我的肉体，我的知识是海洋养育的，所以我的华语文学创作的作品，我更要称之为海洋殖民岛文学。我说话的对象是我民族的列祖列宗，以及我的族裔。我也说给我的世界地图听。（15-16）”他在作品《大海之眼》中联想到大航海时代殖民宗主国与被殖民者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原始环境之文化，仿佛原住民文化的被殖民边缘化处境，与被殖民族群的文化精神仿佛随之逐渐消弭。“对于居住在太平洋上的任何一个岛屿在大航海时代，殖民者的降临，无论是麦哲伦在一五二一年来到关岛，揭开了蓝色水世界的谜语；或者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之后，所有的岛屿开始被洗牌，语言加入殖民者之语汇，所谓的与原始环境共生的‘尊严的活着’的文明，瞬间转化为殖民者饭后叼根雪茄的笑话”（15-16）。都体现出在现代化浪潮下少数族裔海洋文学创作对于现代化的反思。

这一时期的台湾省海洋书写，逐渐摆脱殖民文化的桎梏，深潜于本土历史与文化的挖掘。作家们以大海为镜，重新反思台湾省的本土身份，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潮涌碰撞之中，完成了对本土身份的扎根与探索，在浪潮的涌动之中台湾省海洋文学迎来新的航程。

### 三、全球海洋共同体与台湾省海洋生态书写

当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台湾省海洋文学中的生态书写也就渐渐漫上了文学的海岸线。廖鸿基《鲸生鲸世》以鲸鱼的生命历程为经线，再现了海洋生态的脆弱与人类活动对海洋的破坏，呼吁人们敬畏自然、保护海洋；展现了本土海洋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可或缺性。伴随着主体认知状态的转变，主体与海洋的关系也就会发生改变。作家们把人类还原为海洋生态的一部分，倡导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树立“与海共生”的生态意识。植根于海洋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台湾省海洋文学书写，为全球生态文学贡献了重要的东方范例。

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记》、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等作品是西方海洋文学的代表，构建了以“征服海洋”“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的海洋话语体系。台湾省海洋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纳西方海洋文学的现代性元素，并结合本土经验进行转化。廖鸿基的《海有灵》借鉴了西方海洋文学的生态叙事视角，将海洋视为具有生命与灵性的存在，对西方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海洋观形成了突破。他以东方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海洋，将西方海洋文学中的“征服”与“抗争”转化为“敬畏”与“共生”，为世界海洋文学注入了新的东方智慧，具有属于东亚文化圈的独特“个性”。

廖鸿基《鲸生鲸世》与麦尔维尔《白鲸记》同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人类与海洋生物的伦理关系。在西方文化语境里，现代性的根基是主体性，其核心要义为：人类具备高于其他存在物的最高价值。自启蒙运动起，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康德（Immanuel Kant）等思想家大力倡导主体性原则，该原则成功取代信仰，成为主导人类的全新世界观。随着这一世界观的确立，人类成为所有存在者的主体，与之相对，自然沦为客体。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剖析现代性危机时，直接将其归因于主体性危机，并从主体性和殖民化这两个维度深入探究危机产生的根源。在麦尔维

尔的《白鲸》中，白鲸扮演着被征服、遭屠杀的他者角色，其存在价值主要是为了彰显主体力量的强大。而主体间性试图弥合这种对立与分裂的状态，它着重强调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和人类一样，均为主体，都拥有平等的内在价值，彼此处于相互关联、和谐共生的整体当中。廖鸿基的作品中对于海洋及海洋生物的态度恰恰体现出冲破以人为主体的态度，闪耀着和合共生的光辉。

廖鸿基对海洋的书写在三十岁之后才开始，1996年首部作品《讨海人》问世。在此之后，陆续完成了《鲸生鲸世》《来自深海》《山海小城》《海洋游侠》《海天浮沉》等作品。从1996年到2008年这期间，总计出版作品达十五部。廖鸿基在作品中指出虽然台湾省人民生活在海岛上，但是思维依然是和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陆地思维。旧世界是陆岸，新领域是海洋，陆岸稳固，然而纷扰；虽然海洋漂泊，但是单纯，他以鸟笼比喻“笼里的安定与笼外的自由，面对的是不同的报偿及代价。发现身体在受苦，但心里往往因而平静。（282）”相较于海洋的波涛汹涌、瞬息万变，陆地上的生活方式无疑是稳定安逸得多。廖鸿基透过近身观察与体验海洋的存有方式，直接逼视生命存在的本来面貌，因而更能洞彻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和美感。从海洋的角度，所有生命存在的价值也是齐等的，海纳百川“海洋是个没有门的领域”（48）。渔人虽扮演着杀戮者的角色，但在性命攸关的战斗中，渔人往往也面临极高的危险。“海底流沟错综复杂，风浪大时，巨浪、漩涡、暗流。像一个个隐藏着的陷阱，像布满地雷的雷区。（29）”而在汹涌的风浪里，还要与大鱼激战交锋，其困难度更高。在台湾省海洋书写里，海洋、船只和人是必不可少的三要素，不过仅有这三要素还不足以赋予海洋书写文学性。人类的烂漫情怀寄予大海恢弘壮美的想象，然而实践总是与现实结缘，真实的航海生活往往危机四伏，不论航海过程中遭遇的恶劣气候，还是与各类大型鱼类的激烈搏斗，都表明海上并非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是理想的乌托邦之境。

海洋是生命的孕育者，但在海洋世界中，无论是人还是鱼，任何生命存在都必须不断地承受优胜劣汰的残酷考验，生命存在如浪花，生存与死亡如此贴近，生命存在的脆弱与艰险，在大海前，一览无余。在人、鱼决战的时刻，讨海人坚强的意志是致胜的关键之一。然而在遭逢海上事故时，坚强的意志更是支撑讨海人度过难关的主要依凭。廖鸿基《讨海人》写道“天空旷远，海绵辽阔，水下深不可测，讨海人夹在这几乎无法触摸的三层变因之间。三者又交错影响，复杂牵动。所以有人说，还有什么比一个人，一艘船，在大海里航行那么孤独。（193-194）”讨海人海上漂流、孤苦无援时，要活着回去就是他们心中的唯一声音，意志的力量支撑着捕鱼者的生命，也使生命存在每每创造出奇迹。

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指出“当处于孤独中时，我们看到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地漏掉，好像它只是一连串相继逝去的顷刻。（37）”“而且也看到自己的生命在意外事件、压倒性的事件中毫无意义地颠来滚去；当我们对这种看来似乎已经到了结局而且仅只留下一片混乱的历史加以默察时，我们便不得不把自己提升到超乎历史的高度。（27-128）”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老人与海》由孤独陷入困境的老人与鲨鱼的搏斗彰显人的意志的力量——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而廖鸿基开发出的是死后之生、绝望之希望。廖鸿基《搁浅——喙鲸》记述了一条喙鲸搁浅死亡在兰屿的礁岩上，然而死去的喙鲸的身上却是一片生机盎然。从海上跃动的鲸群到搁浅死亡的喙鲸“从美丽到残败，这不仅是鲸的一生，也是大自然所有生物的一生。（100）”蕴含着中国道家自然万物变迁的规律，又包含着马丁·海德格尔所论，唯有死亡才可以把生命存在的本真性与整体性从生存论上显现出来的哲思。虽然死亡是生命最本己的可能，且是无可替代的，但是死亡却是最容

易引动人心感触的（马丁·海德格尔 120）。

廖鸿基关注鲸豚生态写作。海是他这一生的最爱。阵阵强风寒雨袭上心坎，望着幽暗的海面，想着海里会有什么样的鱼群这是令他欣喜的。海洋带给靠海而居、依海而生的人们共有的集体意识。但是海上生活不是只有烂漫和自由，广袤的大海、风浪的险恶也会考验水手和船员的意志力和体力，陆地上的人和事也会萦绕思绪。作家笔下的海与人不是一种征服关系，而是互相认识互相聆听。《讨海人》中“我”猎捕“鬼头刀”，身旁自由游动的公鱼却与中钩的母鱼不离不弃，陪伴它一起跃起、一起摔下、一起游在水里。在公鱼的眼神中看到的“不再是记忆中的倨傲从容，而是无限的悲伤、痛苦或者柔情。（廖鸿基 100）”这深深触动了廖鸿基，让他发自内心敬畏海洋的生灵而不是相信一味地征服。唯有放弃对他者的支配性，才能得到更丰富的收获。这种精神颇具有道家顺应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反思人类以何种姿态面对海洋，观察海岸特有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人民生活。从道德方法认知角度来看，西方生态主义认为，若认定生态圈由人类统治，那么就会破坏非人类存在物繁荣发展的条件，这属于道德沙文主义现象的一种表现。布莱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提出，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并未共同处于同一个社会空间。但他们却共同居住在同一个道德空间，只有人类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明显为他们提供了以牺牲非人类存在物为代价，完全青睐他们自己的某种方法来建构这种空间的机会。一旦人类认识到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命形式也是道德空间的占据者，对人类而言，就留下了在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不公平地建构这种空间的可能性，他们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去探究和运用这种空间的存在物（布莱恩·巴克斯特 172-173）。

廖鸿基从“讨海人”到“护海人”的转变，在以人为主体的海洋发展中，尊重海洋和海洋生物的书写就具有理性的价值。廖鸿基通过创作诠释了作品不会高于生命的高度，海洋文学是行动的文学，需要靠着行动去感受。因此海洋文学的创作与生态实践活动相辅相成，目的是对人类社会现存的价值观念和生存逻辑展开彻底反思，促使生态意识的觉醒成为自发性的伦理规范，进而通过行为实践固化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海洋作为连接不同文明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符号，始终是文学书写的重要母题。历史记忆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历史书写，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海洋叙事的还原，再现了集体记忆中的身份认同。赖和、杨逵等作家的作品，还原了殖民时期台湾省民众的海洋记忆，展现了民族身份的抗争与确认；钟理和、陈映真等作家的作品，记录了战后台湾省的海洋发展历程，展现了本土身份的扎根与探索；廖鸿基、夏曼·蓝波安等作家的作品，则折射出全球化时期台湾省海洋文学的身份开放与重构。台湾省海洋文学的历史书写，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当下身份的确认与未来身份的展望。作家们通过历史书写，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相连，将本土历史与全球历史相融，在历史的维度中完成了对身份的多元重构。未来，台湾省海洋文学应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海洋文化对话，在坚守在地性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书写的边界与深度，为世界海洋文学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东方智慧与本土经验。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班牙黄金世纪戏剧研究”（项目编号：19BWW06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Liu Shuang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7640-1009>Jin Zhixia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1582-6687>**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阿里夫·德里克：《当代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吕增奎译。《南京大学学报》，第06期（2007年）：50–58。

[Dirlik, Arif. "Critique of 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trans. Lü Zengkui.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o. 6, 2007, pp. 50–58.]

陈思和：《试论90年代台湾省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学术月刊》，第11期（2000年）：91–98。

[Chen, Sihe: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Creation of Marine Themes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Academic Monthly*, no. 11, 2000, pp. 91–98. DOI: <https://doi.org/10.19862/j.cnki.xsyk.2000.11.019>]

段汉武：《《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01期（2009年）：15–20。

[Duan, Hanwu: "Contemplation after *the Storm*: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arine Literature."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Humanities Edition)*, no. 1, 2009, pp.15–20.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124.2009.01.003>]

韩升，李筱：《世界的“祛魅”与现代精神世界的重建——由马克斯·韦伯展开的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05期（2021年）：47–53。

[Han, Sheng and Li Xiao.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Spiritual World—Reflections Initiated by Max Weber."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no. 5, 2021, pp. 47–53.]

卡尔·雅斯培：《柏拉图》，赖显邦译。自华书店，1986年。

[Jaspers, Karl. *Plato*. Translated by Lai Xianbang, Zihua Bookstore, 1986.]

——：《智慧之路》，周行之译。志文书店，1975年。

[---: *The Way of Wisdom*. Translated by Zhou Xingzhi, Zhiwen Bookstore, 1975.]

李松岳：《观念更新与海洋文学创作》，《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期（2009年）：21–26。

[Li, Songyue: "Conceptual Renewal and the Creation of Marine Literature."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Humanities Edition)*, no. 1, 2009, pp. 21–2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124.2009.01.004>]

罗崇宏：《当代“后”概念的生成机制及理论启示》，《文学评论》，第1期（2024年）：106–124。

[Luo, Chonghong: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st'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Literary Review*, no. 1, 2024, pp. 106–124.]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Ling, Chunsheng: "Ancient Chinese Marine Culture and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China's Border Regions, Ethnic Groups and the Pacific Rim Cultures*, vol. 1, Lianjing Publishing House, 1979.]

林瑞明编：《赖和全集·汉诗卷》。前卫，2000年。

[Lin, Ruiming,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Lai He: The Volume of Chinese Poetry*. Qianwei, 2000.]

廖鸿基：《脚迹船痕》。刻印，2006年。

[Liao, Hongji: *Footprints and Ship Traces*. Seal Engraving, 2006.]

——：《讨海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

[---: *The Sea Hunter*. China Central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Press, 2016.]

——:《鲸生鲸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Whale Life, Whale World*. China Central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王庆节,陈嘉映译。桂冠,1990年。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Wang Qingjie and Chen Jiaying, Gui Guan, 199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20.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1.]

任剑涛:《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江苏社会科学》,第02期(2012年):134-144。

[Ren, Jiantao: "Disenchantment, Re-enchant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no. 2, 2012, pp. 134-144.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8671.2012.02.021>]

夏曼·蓝波安:《大海之眼》。印刻,2018年。

[Xiaman, Lanboan: *Eye of the Sea*. INK, 2018.]

——:《冷海情深》。三联书店,2015年。

[---: *Deep Love of the Cold Sea*.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2015.]

俞健,邓晓华,吕军伟:《南岛语族起源的历史书写及国家与民族认同建构》,《台湾省研究集刊》,第1期(2025年):110-124。

[Yu, Jian, Deng, Xiaohua, and Lü Junwei: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Origin of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y." *Taiwan Studies Quarterly*, no. 1, 2025, pp. 110-124.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590.2025.01.008>]

余虹:《艺术与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Yu Hong. *Art and Returning Home*.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Zhao, Yifan et al.. *Key Term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赵英翘:《司马迁《史记》自注别述》,《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1988年):27-37。

[Zhao, Yingqiao: "Notes and Additional Explanations in Sima Qia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Journal of Han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 1988, pp. 27-37.]

钟理和:《笠山农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Zhong, Lihe: *Lishan Farm*.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